

# 妈妈的故事：《诗和远方》（一）

龙好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高晓松随便说句话就成了名言。

“眼前的苟且”是什么？“苟且”，原本略带贬义或用于自嘲，但这里已转为不褒不贬的中性词，是一种平凡琐碎、柴米油盐的生存状态和一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

“诗和远方”是什么？是在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之外对理想生活的憧憬、对美好事物的品味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如何对待苟且和远方，反映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只想远方不愿苟且的人不接地气不踏实地，甘于苟且不思远方的人心无波澜缺少激情；唯有既好苟且又期待远方，才是对生命的尊重。

大年三十凌晨，我坐在出租车上往机场去，赶7点10分至西安然后中转至济南的飞机。在这个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回家是很重要的事。而我是离开自己家去妹妹家，因为母亲今年在妹妹家，我要去陪老妈一起过年。

母亲是真正有诗和远方的人。

且看母亲的生活安排：去年上半年在银川居住，7月份后回湖南老家住了4个月，10月底由长沙飞到济南，因为两个妹妹都在京城。计划今年2月末返回银川，5月要去成都，还说明年要回老家。

这些年，母亲不愿在一个地方常住，说老在一个地方住有什么意思，她喜欢在一个地方住一段再换一个地方。

前半辈子母亲辛苦了，为让母亲后半辈子享福，我们做子女的，尽可能满足母亲的愿望。好在我们都退休了有时间，便分别陪母亲去南方北方不同的地方。

每次确定外出，母亲会早早为此兴奋，跟人念叨说，我要去哪儿了。那种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追求，绝对不亚于年轻人。

永远新鲜的远方，使母亲充实了认知，愉悦了精神，刺激了大脑神经系统，促进了细胞新陈代谢；而旅游和走动，于老年人也是一种锻炼，对身体有益，增加了新的活力，比吃各种补品补药强多了。

# 张铎诗歌对于乡村的投入与疏离

瓦楞草

诗歌对于乡村的叙抒是诗人挥之不去的情结，近期，阅读宁夏诗人张铎的《三地书》时发现，其诗歌对乡村的热烈情感在诗中鲜明凸显，诗集中很多诗歌流露出诗人对于乡村的投入疏离，这使我们看到诗人对于乡村的深刻感受与思考。张铎对乡村的深厚情感衍生其诗歌的潜在制导系统，并以潜存暗运的方式引导主体审美目标，成为统摄创作的内在指向，他对于乡村的描抒，不仅折射着文化之光，同时也包含着独具特色的诗歌美学。

张铎诗歌与乡村存在着不可割裂的因缘，与其的经历不无关系。诗人在《三地书》序中说，他本人有过一段时期的乡村生活，后来到城市工作，离开了乡村的环境。正是这种难以泯灭的乡土情怀，为其乡村题材诗歌创作注入强大的动力。具体来说，他的诗歌对于乡村的投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乡间语言特色。诗集《三地书》中的作品显示，张铎擅长用与现实生活语言贴近的词汇来构成他的诗歌意象体系，我们从美学角度观照他的诗歌会发现，语言是意象的外壳，意象可以用不同的词语表达，而不同的词语，在诗歌中引起的审美感受则完全不同，比如以下诗歌：

“邻居家的孩子/拿着一块白面馍馍/他看着我咬了一口/越嚼馍馍越白/我咽着唾液/想象着那馍馍的滋味/瓦蓝瓦蓝的天/是那么高远”（《忆童年》）

“哦，土豆/烧着吃你/煮着吃你/炒着吃你/生吃熟吃了你几辈子的山里人/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金蛋蛋/银蛋蛋/比不上我的洋芋蛋蛋/山里人的眼里涌出一串泪蛋蛋”（《土豆》）

诗中采用的“馍馍”“洋芋蛋蛋”“泪蛋蛋”等词句均来自于乡间日常用语，这些凝聚了浓郁乡土气息和美感境界的词语淳朴不奢华，由于审美心理上的条件反射，能唤起我们再造乡土意象的美感体验，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语言风格，令我们从中看出诗人在意象构造上独有的创作手法。

乡村意象的精心勾勒。诗人沉湎于关于乡村的客观生活中，与其发生着感性、自然和浪

漫的关系，他用诗的语言观察、倾听和触摸，通过潜意识的感觉构成想象思维和情感活动的基础。在此意识驱动下，对于乡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于是，我们看到诗人对于村庄形象的描抒：

“蔚蓝蔚蓝的天/默默地注视着收割后的田野/庄稼割倒了/一个个麦垛/像戴着黄绒帽的胖娃娃”（《风景》）

“月亮升起来了/小河边，一个小姑娘望着水中的倒影发愣/她像水一样的手/她的像月亮一样的脸/蓦地，发生了变化/一切都看不清了/只有小河在月光下闪闪发光/一时间月光下的山和水也分不清了/像一个动人而美丽的梦”（《片段》）

以上诗歌，诗人的形象思维虽然建立在对乡村视觉形象的感知上，但得到结果却已不是事物的表象，而是新事物的形象，或是事物的新形象。在对乡村的叙抒中，诗人截取片段式意象，形成审美的留白，或以组合的跳跃性激发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形成诗歌的多义性，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涵。在意象创新上注重以情造象，注重直接经验的心理现象展现，让我们在超越理性的本能直觉中体味诗的美感。

诗人对于以往乡村生活的呈现，令诗歌始终萦绕着鲜明凸出的印象情绪，使时间与空间成为意象里浓缩的标记，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隐藏在诗歌之中的情绪波动，并且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审美想象补充这种意象组合的留白。这些意象起到了点染和启发的作用，令人联想起某种特定的具体形象，从而唤醒我们沉睡的乡村记忆，深刻体会诗人通过诗歌意象抒发的乡土情怀。

对于乡村生活的有意强调。在《三地书》中，张铎对于乡村的观照与其对于乡村生活

的探寻紧密相连，诗人没有从冷眼旁观角度看待乡村的落后和愚昧，也没有居高临下，用乡愁营造完全脱离生活的想象世界，而是在诗中有意识地托出乡村生活的真实画面，从而流露其对乡村情感的投入和皈依。

“风儿轻轻地吹/一簇又一簇/圆鼓鼓的麦粒急速落下/就像一阵雨/唾几口唾液/搓搓手/父亲的水锨越举越快/母亲把装满小麦的尼龙袋子一个个扶起来/然后拍拍打打/就像拍打自己的孩子”（《场扬》）

“一个小孩赶着羊来了/一个老人赶着牛来了/他们大声说着什么/水面的红光消失了/一个挑水的姑娘走着/桶子响着/牛不见了/羊不见/挑水的姑娘也不见了/炊烟几时升起来/也许是她在烧火/火光映红了她的脸庞/炊烟袅袅”（《黄昏》）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在上述诗歌里，当诗人运用诗性语言将想要表达的乡村人物形象或记忆中的表象如同过电影一样展示出来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诗歌充盈着诗人对于乡间熟悉场景的缅怀，这时诗歌语言只是充当诗人思想的表现形式和物质外壳，诗人对于乡村生活的有意强调，仅仅为了提示我们关注他对乡村的无限热爱之情。

在张铎部分诗歌里，我们看到诗人对于乡村情感投入的鲜明流露，并通过他的认识、发现和感受看到他多历年间自觉维护与乡村的紧密关系。但与此同时，由于到生活变故等等因素，其诗歌也流露出与乡村的疏离，这一点，在以下诗歌解析中可见。

“从大山里出来/我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留恋/两边的景物/渐渐地我变得平稳了/我告别了过去/那段艰苦拼搏的时光/适应了四平八稳的生活/有

一天我突然想再驰骋一阵/然而，我跑不动了/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小溪的话》）

这首诗，诗人借物抒情，以隐喻的方式烘托出远离乡土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失落和迷惘。这种情感的表现是城乡价值观念与物质生存不断冲突，并在冲突中走向新生的体现。诗歌借物传音，直达精神层面，可说是把隐喻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值得注意的是，张铎在诗歌里呈现了乡村与都市二元价值的对立，从乡村的“艰苦拼搏”到城市的“四平八稳”，诗人在变故之下承受着与村庄疏离的精神阵痛，由此呈现在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下，诗人处在价值取向多元碰撞和更迭变化的状态里，面临因变化导致的困惑。

张铎诗歌在突出诗人与村庄疏离的环节上，注重游子情绪对于作品深层结构的渗透，他在分析乡愁和小我关系的同时，呈现了乡土精神世界变革对其心灵的影响，在另两首小诗里，他这样写道：“夜半醒来/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向前走/太阳出来了/那折磨人的梦境/纷纷碎去/故乡也离我远去/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故乡》）

“小村里的——乡亲/熟悉的越来越少/陌生的越来越多/而我正属于越来越少的一群/与这个小村/越来越远/愈来愈陌生/哦，我的日渐陌生的——乡亲”（《乡亲》）

在诗中可以窥视到，当诗人不再是乡村一份子时，他保持了旁观者的审美距离，而乡村则成为其基于城市喧嚣浮华和虚伪而心造的桃源世界。诗歌直接表达都市文明与现代生活造成的紧张、单调、疲惫的压迫感，这令诗人体会到离乡人的愁绪。

# 好书是我的良师益友

闫世杰

1949年宁夏解放，我刚出徒当匠人。因为出身成分好，还上过5年学，故被宁夏省总工会培养入了团，提拔脱产派往阿拉善盟工作。

1953年5月调回省总工会，6月抽调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层普选，被分派到中卫县彰恩乡。9月底彰恩乡普选结束，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原班人马又转战同心县六区豫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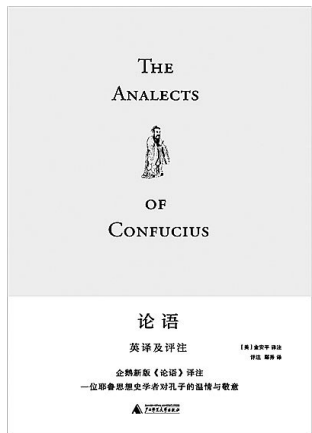
豫旺是山大沟深的一个区。一个村离一个村几十里路，一家离一家也有几里路，往没有车。吃的以面条、黄米、土豆、萝卜为主，喝的是雨雪窖水，什么娱乐活动都没有，生活枯燥艰苦，从省里抽调来的12名干部6名以看病或其他原因先后离乡回城，其中4人再没回来。

我当时23岁，结婚半年，刚到豫旺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家里来信说爱人从巴音娘家来到银川婆家居住不方便，让我回去解决住房问题，我反复考虑，是凭家书请假回银川，还是坚持几个月普选结束后再回呢？正在这时接到通知

回县城开会。在县城我到书店买了当时的文学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吕梁英雄传》《暴风骤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等。会后回到工作岗位，除了工作我不分昼夜地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对敌斗争中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筑路工程中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品质以及与冬妮娅、安娜等女性高尚纯洁的恋爱观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对自己生活工作怕困难、企图请假回家当逃兵感到无比羞愧。同心县普选结束后，县选举委员会在总结大会上对我进行了表扬，其中有“生活朴素、作风正派、不怕困难能吃苦、爱学习、工作认真负责”等评语，这对组织对我以后提拔重用都有关系。

每逢工作遇到困难和挫折，我就会想起保尔，他都会给我力量。后来我把这本书介绍给三个女儿看，再后来女儿们又介绍给孩子们看，可以说这些好书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们几代人。

## 《论语英译及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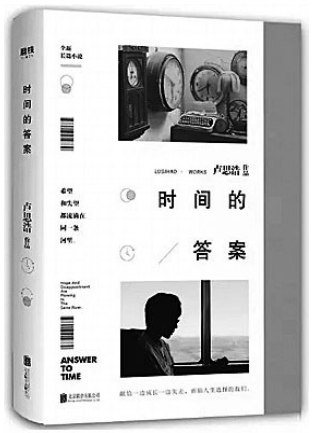
作者：金安平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2019年版

## 《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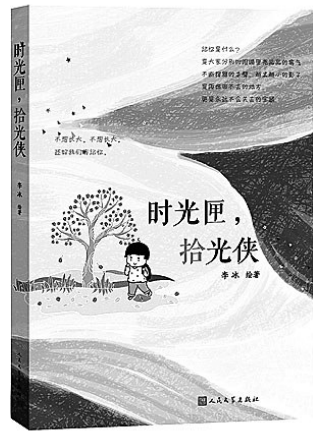
作者：双雪涛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版

## 《时间的答案》



作者：卢思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 《时光匣，拾光侠》



作者：李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版

荐读

《论语英译及评注》包含《论语》原文、英译以及中文评注三部分。《论语》作为中国经典，已被数度译为英文。金安平的译本仰仗过去历代学者的注疏，解读出《论语》更为丰富的传统，其深厚的中西学养，使得她的翻译呈现出跨文化的独特认知。在金安平看来，《论语》并不只是哲言的集结，孔子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金安平努力追寻真实的历史场景，将他置于自身的世界来理解，试图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他的高贵与他的局限。

《猎人》是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集，由11篇小说构成。叙事开阔、自由。时间脉络从民国的北平贯穿到当下以及充满科幻感的未来。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时空感受、气氛节奏截然不同。作者于传奇故事中书写日常生活中人的境况，在普通人的境地里寻找和构筑属于个体的精神世界。这本小说集关于普通人，也关于勇敢者，关于欲望，也关于慈悲。

这是一个关于选择和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失去和接受的故事。六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面临各自的人生岔路口，有人挣扎有人痛苦，有人放弃有人前行，如果你，你会怎么选？  
成长是学着接受，一个人向前的同时也是失去的过程。分道扬镳带来的孤独，世事无常带来的挫折，生老病死带来的无力感，都是我们漫长又短暂的人生里必须经历的一部分。但你会知晓自己的力量，即便是在人生的海里遭遇一场大雨，你浑身湿透，也依然拥有前行的力量。

《时光匣，拾光侠》是一部关于时光的绘本。稚拙朴实的画作，让人们瞬间穿越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再现七零后八零后一代人的童年。那是物质条件匮乏，所有的小孩子情况都差不多，也许都有过不想去幼儿园经历；也都体验过手里攥着一点点零钱，在牛奶和水果糖之间的犹豫不决；以及把珍惜的零食藏在枕头底下；更担心电视机壳发热被下班的妈妈发现偷看动画片……每个人都有无法割舍的旧时光。本书作者李冰是知名绘本作家，多年来笔耕不辍，她从世界五百强的外企中层辞职变身专职绘本画家，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梦想与天道酬勤的动人故事。